

文白

对照全译

资治通鉴

(修订本)

改革出版社

TONG JIAN 沈志华 张宏儒 主编

文 白 对 照 全 译

资 治 通 鉴

(修 订 本)

主 编 沈志华 张宏儒
副主编 马 怡 李丹慧
陈东林

第二册 第五十八卷至第一百二十三卷
汉 灵 帝 至 宋 文 帝 (181 — 441)

改 早 山 版 社

1993 年 4 月

资治通鉴第五十八卷

汉纪五十 孝灵皇帝中光和四年
(辛酉,181)

1 春,正月,初置驥驎厰丞,领受郡国调马。豪右辜椎,马一匹至二百万。

2 夏,四月,庚子,赦天下。

3 交趾乌浒蛮久为乱,牧守不能禁。交趾人梁龙等复反,攻破郡县,诏拜兰陵令会稽朱俊为交趾刺史,击斩梁龙,降者数万人,旬月尽定;以功封都亭侯,征为谏议大夫。

4 六月,庚辰,雨雹如鸡子。

5 秋,九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6 太尉刘宽免;卫尉许馡为太尉。

7 闰月,辛酉,北宫东掖庭永巷署灾。

8 司徒杨赐罢;冬,十月,太常陈耽为司徒。

9 鲜卑寇幽、并二州。檀石槐死,子和连代立。和连才力不及父而贪淫,后出攻北地,北地人射杀之。其子骞曼尚幼,兄子魁头立。后骞曼长大,与魁头争国,众遂离散。魁头死,弟步度根立。

10 是岁,帝作列肆于后宫,使诸采女贩卖,更相盗窃争斗;帝著商贾服,从之饮宴为乐。又于西园弄狗,著进贤冠,带绶。又驾四驴,帝躬自

汉纪五十 汉灵帝光和四年(辛酉,公元181年)

1 春季,正月,首次设立驥驎厰丞,负责接收和饲养从各郡、国征发来的马匹。由于各地豪强垄断马匹交易,马价涨到一匹值二百万钱。

2 夏季,四月,庚子(疑误),大赦天下。

3 交趾地区的乌浒蛮人作乱,历时已久,州郡长官不能制服。交趾人梁龙等又起来反叛,攻破了东汉政权所置的郡、县。灵帝下诏任命兰陵令会稽人朱俊为交趾刺史。朱俊领兵击败了叛军,梁龙被斩,数万人投降,不过一个月,便全部平定了当地的叛乱。朱俊因功被封为都亭侯,并征召入朝担任谏议大夫。

4 六月,庚辰(十九日),天上降下大如鸡蛋的冰雹。

5 秋季,九月,庚寅(初一),出现日食。

6 太尉刘宽被免职,任命卫尉许馡为太尉。

7 闰九月,辛酉(初二),洛阳北宫东掖庭永巷署发生火灾。

8 司徒杨赐被免职。冬季,十月,任命太常陈耽为司徒。

9 鲜卑族侵犯幽州与并州。鲜卑族首领檀石槐去世,他的儿子和连继任首领。和连不仅才干和能力不如他的父亲,而且贪财好色,后来在进攻北地时,被北地人射死。由于他的儿子骞曼年龄尚小,便由他哥哥的儿子魁头担任首领。后来骞曼长大,与魁头争夺首领的地位,致使部众离散。魁头去世后,他的弟弟步度根继任首领。

10 这一年,灵帝在后宫修建了许多商业店铺,让宫女们行商贩卖。于是,后宫中相互盗窃和争斗的事情屡有发生。灵帝穿上商人的服装,与行商的宫女们一起饮酒作乐。灵帝又在西园玩狗,狗的头上戴

操辔，驱驰周旋；京师转相仿效，驴价遂与马齐。

帝好为私蓄，收天下之珍货，每郡国贡献，先输中署，名为“导行费”。中常侍吕强上疏谏曰：“天下之财，莫不生之阴阳，归之陛下，岂有公私！而今中尚方敛诸郡之宝，中御府积天下之缯，西园引司农之藏，中厩聚太仆之马，而所输之府，辄有导行之财，调广民困，费多献少，奸吏因其利，百姓受其敝。又，阿媚之臣，好献其私，容谄姑息，自此而进。旧典：选举委任三府，尚书受奏御而已；受试任用，责以成功，功无可察，然后付之尚书举劾，请下廷尉覆按虚实，行其罪罚；于是三公每有所选，参议掾属，咨其行状，度其器能；然犹有旷职废官，荒秽不治。今但任尚书，或有诏用，如是，三公得免选举之负，尚书亦复不坐，责赏无归，岂肯空自劳苦乎！”书奏，不省。

11 何皇后性强忌，后宫王美人生皇子协，后鸩杀美人。帝大怒，欲废后；诸中官固请，得止。

12 大长秋华容侯曹节卒；中常侍赵忠代领大长秋。

五年(壬戌,182)

1 春,正月,辛未,赦天下。

2 诏公卿以谣言举刺史、二千石为民蠹害者。太尉许劭、司空张济承望内官,受取货赂,其宦者子弟、宾客,虽贪污秽浊,皆不敢问,而虚

着文官的帽子,身上披着绶带。他还手执缰绳,亲自驾驶着四头驴拉的车子,在园内来回奔驰。京城洛阳的人竞相仿效,致使驴的售价与马价相等。

灵帝还喜好积蓄私房钱,收集天下的各种奇珍异宝。每次各郡、国向朝廷进贡,都要先精选出一部分珍品,送交管理皇帝私人财物的中署,叫做“导行费”。中常侍吕强上书规劝说:“普天之下的财富,无不生于阴阳,都归陛下所有,难道有公私之分!而现在,中尚方广敛各郡的珍宝,中御府堆满天下出产的丝织品,西园里收藏着理应由大司农管理的钱物,驽骥厩中则饲养着本该归太仆管理的马匹。而各地向朝廷交纳贡品时,都要送上导行费。这样,征调数量增加,人民贫困,花费增多,贡品却少。贪官污吏从中取利,黎民百姓深受其苦。更有一些阿谀献媚的臣子,喜欢进献私人财物,陛下对他们姑息纵容,这种不良之风因此越来越盛。依照以往制度,选拔官员的事情应由三府负责;尚书只负责将三府的奏章转呈给陛下。被选拔者通过考核,加以委任,并责求他们拿出政绩。没有政绩者时,才交付尚书进行弹劾,提请转到给廷尉核查虚实,加以处罚。因此,三公在选拔人才时,都要与僚属仔细评议,了解这些人的品行,评估他们的才干。尽管如此严格,仍然有些官员不能胜任,使政务荒废。如今只由尚书负责选拔官员,或由陛下颁下诏书,直接任用,这样,三公就免除了选拔不当的责任,尚书也不再因此获罪。奖惩都得不到,难道谁还肯自己白白地辛劳吗?”奏章呈上,灵帝未加理睬。

11 何皇后嫉妒心非常重,后宫王美人生下皇子刘协,何皇后就用毒药把王美人杀死。灵帝大怒,要废掉何皇后,宦官们竭力为她求情,才使灵帝打消这个想法。

12 大长秋、华容侯曹节去世,由中常侍赵忠代理大长秋的职务。

五年(壬戌,公元182年)

1 春季,正月,辛未(十四日),大赦天下。

2 灵帝下诏,命令公卿根据流传的民谣,检举为害百姓的刺史和郡守。太尉许劭和司空张济投靠有权势的宦官,收受贿赂,对那些担任刺史、郡守的宦官子弟或宾客,尽管他们贪赃枉法、声名狼藉,全不敢

纠边远小郡清修有惠化者二十六人,吏民诣阙陈诉。司徒陈耽上言:“公卿所举,率党其私,所谓放鸱枭而囚鸾凤。”帝以让馡、济,由是诸坐谣言徵者,悉拜议郎。

3 二月,大疫。

4 三月,司徒陈耽免。

5 夏,四月,旱。

6 以太常袁隗为司徒。

7 五月,庚申,永乐宫署灾。

8 秋,七月,有星孛于太微。

9 板楯蛮寇乱巴郡,连年讨之,不能克。帝欲大发兵,以问益州计吏汉中程包,对曰:“板楯七姓,自秦世立功,复其租赋。其人勇猛善战。昔永初中,羌入汉川,郡县破坏,得板楯救之,羌死败殆尽,羌人号为神兵,传语种辈,勿复南行。至建和二年,羌复大入,实赖板楯连摧破之。前车骑将军冯緄南征武陵,亦倚板楯以成其功。近益州郡乱,太守李颙亦以板楯讨而平之。忠功如此,本无恶心。长吏乡亭更赋至重,仆役捶楚,过于奴隶,亦有嫁妻卖子,或乃至自刭割,虽陈冤州郡,而牧守不为通理,阙庭悠远,不能自闻,含怨呼天,无所叩诉,故邑落相聚以叛戾,非有谋主偕号以图不轨。今但选明能牧守,自然安集,不烦征伐也!”帝从其言,选用太守曹谦,宣诏赦之,即时皆降。

10 八月,起四百尺观于阿亭道。

过问,却毫无根据地检举了地处边远小郡,清廉而颇有政绩的官员二十六人。这些官员的部属及治下的百姓,到洛阳皇宫门前为他们申诉。司徒陈耽上书说:“这次公卿的检举行动,大都包庇各自的私党,正是所谓是放走鸱枭那样的恶鸟,而将凤凰囚禁起来。”灵帝为此责备了许馡、张济,并将那些因所谓民谣而被征召问罪的官员,全都任命为议郎。

3 二月,瘟疫到处流行。

4 三月,司徒陈耽被免职。

5 夏季,四月,发生旱灾。

6 任命太常袁隗为司徒。

7 五月,庚申(初五),永乐宫署发生火灾。

8 秋季,七月,有异星出现于太微星旁。

9 板楯蛮人在巴郡作乱,官军连年征讨,未能平定。灵帝打算出动大军,为此询问益州派入朝中汇报情况的计吏汉中人程包。程包回答说:“板楯族中有七个大姓,自秦时,他们就建立过功勋,因此得到免除田租赋税的优待。他们全都骁勇善战。从前在永初年间,羌族人攻入汉川,郡、县政权全被破坏,得到板楯人的援救,羌人才被打败,死伤殆尽。羌人称板楯人为神兵,并相互告诫,不要再向南进入这一地区。到了建和二年,羌人又大举入侵,全靠板楯人,才连续击败了羌人。前车骑将军冯緄南征武陵,也是依靠板楯人,才得以成功。最近益州郡发生叛乱,太守李颙也是用板楯人平定了叛乱。板楯人如此忠心耿耿,屡建功勋,原本没有反抗朝廷的意思。可是,地方官府向板楯人征收的赋税极重,役使他们,残酷地鞭打,超过对待奴隶。还有人为交纳赋税被迫卖妻卖子,甚至有人因不堪忍受而刎颈自杀。尽管他们曾到州、郡官府去陈诉冤情,但州、郡长官既不处理,又不向上奏报。路途遥遥,无法到京城直接向陛下喊冤,满含怨气地向苍天呼喊,仍是投诉无门。于是,各部落便聚集起来进行反抗。他们完全是迫于无奈,并无建立政权闹独立的野心。如今,只要任命清廉能干的官员去担任州、郡长官,动乱自然就会平定,无须调军征伐。”灵帝听从了程包的建议,任命曹谦担任巴郡太守,宣布皇帝赦免他们叛乱行为的诏书,板楯人立刻全部投降了。

10 八月,在阿亭道建造起高达四百尺的楼台。

11 冬,十月,太尉许馡罢;以太常杨赐为太尉。

12 帝校猎上林苑,历函谷关,遂狩于广成苑。十二月,还,幸太学。

13 桓典为侍马御史,宦官畏之。典常乘驄马,京师为之语曰:“行行且止,避驄御史!”典,焉之孙也。

六年(癸亥,183)

1 春,三月,辛未,赦天下。

2 夏,大旱。

3 爵号皇后母为舞阳君。

4 秋,金城河水溢出二十余里。

5 五原山岸崩。

6 初,钜鹿张角奉事黄、老,以妖术教授,号“太平道”。咒符水以疗病,令病者跪拜首过,或时病愈,众共神而信之。角分遣弟子周行四方,转相诳诱,十余年间,徒众数十万,自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之人,莫不毕应。或弃卖财产,流移奔赴,填塞道路,未至病死者亦以万数。郡县不解其意,反言角以善道教化,为民所归。

太尉杨赐时为司徒,上书言:“角诳曜百姓,遭赦不悔,稍益滋蔓。今若下州郡捕讨,恐更骚扰,速成其患。宜切敕刺史、二千石,简别流民,各护归本郡,以孤弱其党,然后诛其渠帅,可不劳而定。”会赐去位,事遂留中。司徒掾刘陶复上疏申赐前议,言:“角等阴谋益甚,四方私言,云角等窃入京师,觊视朝政。鸟兽兽心,私共嗟呼;州郡忌讳,不欲闻之,但更相告语,莫肯公文。宜下明诏,重募角等,赏以国土,有敢回避,与之同罪。”帝殊不为意,方诏陶次第《春秋条例》。

11 冬季,十月,太尉许馡被免职,任命太常杨赐为太尉。

12 灵帝在上林苑打猎,后又经函谷关,到广成苑进行狩猎。十二月,回到京城洛阳,到太学进行巡视。

13 桓典担任侍御史,宦官们都很怕他。桓典常骑一匹青白杂色的马,京城洛阳因此传言说:“走走停停,避开骑杂色马的御史。”桓典是桓焉的孙子。

六年(癸亥,公元183年)

1 春季,三月,辛未(二十一日),大赦天下。

2 夏季,出现严重旱灾。

3 封何皇后的母亲为舞阳君。

4 秋季,金城郡境内的黄河水暴涨,泛滥两岸二十余里。

5 五原郡境内发生山崩。

6 最初,钜鹿人张角信奉黄帝、老子,以法术和咒语等传授门徒,号称“太平道”。他用念过咒语的符水治病,先让病人下跪,说出自己所犯的错误,然后喝下符水。有些病人竟然就此痊愈,于是,人们将他信奉如神明。张角派他的弟子走遍四方,不断诳骗旧诱,十余年的时间,信徒多达数十万,青州、徐州、幽州、冀州、荆州、扬州、兖州和豫州等八州之人,无不响应。有的信徒卖掉自己的家产,前往投奔张角,他们塞满道路,尚未到达而死在途中的也数以万计。郡、县的官员不了解张角的真实意图,反而讲张角教民向善,因而为百姓所拥戴。

太尉杨赐当时正担任司徒,他上书说:“张角欺骗百姓,虽受到免除罪责的赦令,仍不思悔改,反而逐渐蔓延扩张。现在,如果命州、郡进行镇压,恐怕会加重局势的混乱,促使其提前叛乱。应该命令刺史、郡守清查流民,将他们分别护送回本郡,以削弱张角党徒的力量,然后再诛杀那些首领。这样,不必劳师动众,就可以平息事态。”恰在此时,杨赐去职,他的奏章遂留在皇宫,未能实行。司徒掾刘陶再次上书,重提杨赐的这项建议,说:“张角等人正在加紧策划阴谋,四方秘密传言说:‘张角等偷偷潜入京城洛阳,窥探朝廷的动静。’其在各地的党徒暗地里遥相呼应。州郡官员怕如实呈报会受到朝廷的处分,不愿上奏,只是私下相互间通知,不肯用公文的形式来通报。为此,建议陛下公开颁发诏书,悬重赏捉拿

张角等人，以封侯作为奖赏。官员中若有胆怯回避者，与张角等人同罪论处。”灵帝对这件事很不在意，反而下诏让刘陶整理《春秋条例》。

张角设置三十六个方，方，犹如将军。大方统率一万余人，小方统率六七千人，各立首领。他宣称：“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并用白土在京城洛阳各官署及各州、郡官府的大门上都写上“甲子”二字。他们计划，由大方马元义等先集结荆州、扬州的党徒数万人，按期会合，在郾城起事。马元义多次前往京城洛阳，以中常侍封谡、徐奉等人为内应，约定于次年的三月五日，京城内外同时发动。

中平元年(甲子，公元184年)

1 春季，张角的弟子济南人唐周上书告密。于是，朝廷逮捕了马元义，在洛阳用车裂的酷刑将他处死。灵帝下诏，命令三公和司隶校尉调查皇宫及朝廷官员、禁军将士和普通百姓中信奉张角“太平教”者，处死了一千余人。同时还下令让冀州的官员捉拿张角等人。张角等得知计划已经泄露，便派人昼夜兼程赶往各地，通知各方首领，一时间各方全都起兵，他们个个头戴黄巾作为标志，因此当时人称他们为“黄巾贼”。二月，张角自称天公将军，他弟弟张宝称地公将军，张梁称人公将军。他们焚烧当地官府，劫掠城镇。州郡官员无力抵抗，大多弃职逃跑。不过一个月的时间，天下纷纷响应，京城洛阳为之震动。安平国和甘陵国的人民分别生擒了安平王和甘陵王，响应黄巾军。

三月，戊申(初三)，任命河南尹何进为大将军，并封他为慎侯。何进统率左、右羽林军以及屯骑、步兵、越骑、长水、射声等五营将士，驻扎在都亭，整修军械，守卫京城洛阳。还设置了函谷关、太谷关、广成关、伊阙关、轘辕关、旋门关、孟津关、小平津关等八关都尉。

灵帝召集群臣商议对策。北地郡太守皇甫嵩认为，应该解除禁止党人作官的禁令，并拿出皇帝私人所有的中藏府钱财以及西园驿骥厰中的良马，赏赐给出征的将士。皇甫嵩是皇甫规哥哥的儿子。灵帝询问中常侍吕强的意见，吕强说：“对党人的禁令时间已经很长了，人心怨恨愤怒，若不予以赦免，他们

角遂置三十六方；方，犹将军也，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帅；讹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书京城寺门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大方马元义等先收荆、扬数万人，期会发于郾。元义数往来京师，以中常侍封谡、徐奉等为内应，约以三月五日内外俱起。

中平元年(甲子，184)

1 春，角弟子济南唐周上书告之。于是收马元义，车裂于雒阳。诏三公、司隶按验官省直卫及百姓有事角道者，诛杀千余人；下冀州逐捕角等。角等知事已露，晨夜驰救诸方，一时俱起，皆著黄巾以为标帜，故时人谓之“黄巾贼”。二月，角自称天公将军，角弟宝称地公将军，宝弟梁称人公将军，所在燔烧官府，劫略聚邑，州郡失据，长吏多逃亡；旬月之间，天下响应，京师震动。安平、甘陵人各执其王应贼。

三月，戊申，以河南尹何进为大将军，封慎侯，率左右羽林、五营营士屯都亭，修理器械，以镇京师；置函谷、太谷、广成、伊阙、轘辕、旋门、孟津、小平津八关都尉。

帝召群臣会议。北地太守皇甫嵩以为宜解党禁，益出中藏钱、西园厰马以班军士。嵩，规之兄子也。上问计于中常侍吕强，对曰：“党锢久积，人情怨愤，若不赦宥，轻与张角合谋，为变滋大，悔之无救。今请先

诛左右贪浊者，大赦党人，料简刺史、二千石能否，则盗无不平矣。”帝惧而从之。壬子，赦天下党人，还诸徙者；唯张角不赦。发天下精兵，遣北中郎将卢植讨张角，左中郎将皇甫嵩、右中郎将朱俊讨颍川黄巾。

是时中常侍赵忠、张让、夏惲、郭胜、段珪、宋典等皆封侯贵宠，上常言：“张常侍是我公，赵常侍是我母。”由是宦官无所忌惮，并起第宅，拟则官室。上尝欲登永安侯台，宦官恐望见其居处，乃使中大人尚但谏曰：“天子不当登高，登高则百姓虚散。”上自是不敢复升台榭。及封谿、徐奉事发，上诘责诸常侍曰：“汝曹常言党人欲为不轨，皆令禁锢，或有伏诛者。今党人更为国用，汝曹反与张角通，为可斩未？”皆叩头曰：“此王甫、侯览所为也！”于是诸常侍人人求退，各自征还宗亲、子弟在州郡者。

赵忠、夏惲等遂共谮吕强，云与党人共议朝廷，数读《霍光传》。强兄弟所在并皆贪秽。帝使中黄门持兵召强。强闻帝召，怒曰：“吾死，乱起矣！丈夫欲尽忠国家，岂能对狱吏乎！”遂自杀。忠、惲复谮曰：“强见召，未知所问而就外自屏，有奸明审。”遂收捕其宗亲，没入财产。

侍中河内向栩上便宜，讥刺左右。张让诬栩与张角同心，欲为内应，收送黄门北寺狱，杀之。郎中中山张钧上书曰：“窃惟张角所以能兴兵作乱，万民所以乐附之者，其源皆

将轻举妄动，与张角联合起来，叛乱之势便会更趋扩大，到那时，后悔就来不及了。现在，请先将陛下左右贪赃枉法的官员处死，大赦所有的党人，并考察各地刺史、郡守的能力。如果这样做，叛乱就不会不平息了。”灵帝对黄巾军的势力感到害怕，接受了吕强的建议。壬子(初七)，大赦天下党人，已经被流放到边疆地区的党人及其家属都可以重返故乡，唯有张角不在赦免范围之内。与此同时，征调全国各地的精兵，派遣北中郎将卢植征讨张角，左中郎将皇甫嵩、右中郎将朱俊征讨在颍川地区活动的黄巾军。

当时，中常侍赵忠、张让、夏惲、郭胜、段珪、宋典等都被封为侯爵，身份贵宠。灵帝常说：“张常侍是我父亲，赵常侍是我母亲。”于是，宦官无所忌惮，纷纷大兴土木，仿照皇宫的式样修建宅第。一次，灵帝曾想登上永安宫的瞭望台，观看皇宫周围的景致。宦官们生怕灵帝看到自己的宅第，便让中大人尚但劝阻灵帝，说：“天子不应当登高，登高则会使人民流散。”灵帝从此不再敢登较高的楼台亭榭。及至封谿、徐奉为张角做内应的事情败露，灵帝斥责诸位常侍说：“你们常说党人图谋不轨，将他们全都禁锢起来，有人甚至遭到诛杀。现在党人倒是在为国家出力，你们反与张角勾结，该不该处斩？”宦官们都叩头说：“这些都是王甫、侯览干的。”于是，诸位常侍都收敛退避，各自将他们在外担任州、郡官员的亲属及子弟召回。

于是，赵忠、夏惲等人一同向灵帝诬告吕强，说：“吕强与党人一起议论朝廷，经常阅读《霍光传》，他的兄弟全都在官位上贪赃枉法。”灵帝听后，令中黄门带着兵器召吕强入宫。吕强得知灵帝召他的用意后，忿忿地说：“我死之后，必有大乱。大丈夫要为报国尽忠，怎能去面对狱吏呢！”便自杀了。赵忠、夏惲等再次诬陷说：“吕强被召，还不知道要问他什么事，就在外自杀了，这说明他确实有罪。”于是，灵帝下令逮捕吕强的亲属，将财产没收。

侍中、河内人向栩向灵帝上书，抨击宦官。张让便诬告向栩与张角同心，要做张角的内应。于是向栩被捕，送交黄门北寺监狱处死。郎中、中山人张钧上书说：“我认为，张角所以能够兴兵作乱，百姓所以乐于归附张角，原因都在于十常侍多放任自己的父

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亲、宾客典据州郡，辜榷财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冤，无所告诉，故谋议不轨，聚为盗贼。宜斩十常侍，县头南郊，以谢百姓，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须师旅而大寇自消。”帝以钩章示诸常侍，皆免冠徒跣顿首，乞自致雒阳诏狱，并出家财以助军费。有诏，皆冠履视事如故。帝怒钩曰：“此真狂子也！十常侍固当有一人善者不！”御史承旨，遂诬奏钩学黄巾道，收掠，死狱中。

2 庚子，南阳黄巾张曼成成功杀太守褚贡。

3 帝问太尉杨赐以黄巾事，赐所对切直，帝不悦。夏，四月，赐坐寇贼免。以太仆弘农邓盛为太尉。已而帝阅录故事，得赐与刘陶所上张角奏，乃封赐为临晋侯，陶为中陵乡侯。

4 司空张济罢；以大司农张温为司空。

5 皇甫嵩、朱俊合将四万余人共讨颍川，嵩、俊各统一军。俊与贼波才战，败；嵩进保长社。

6 汝南黄巾败太守赵谦于邵陵。广阳黄巾杀幽州刺史郭勋及太守刘卫。

7 波才围皇甫嵩于长社。嵩兵少，军中皆恐。贼依草结营，会大风，嵩约敕军士皆束苜蓿乘城，使锐士间出围外，纵火大呼，城上举燎应之，嵩从城中鼓噪而出，奔击贼陈，贼惊，乱走。会骑都尉沛国曹操将兵适至，五月，嵩、操与朱俊合军，更与贼战，大破之，斩首数万级。封嵩都乡

兄、子弟、亲戚及其投靠者充任州郡长官，搜刮财富，掠夺百姓。百姓有冤无处申诉，这才打算与朝廷对抗，聚集起来成为盗贼。应该斩杀十常侍，将他们的头悬挂在京城南郊，向百姓谢罪，并派使者向全国宣布此事。这样，可以不出动军队镇压，庞大的寇盗集团就会自行解散。”灵帝将张钩的奏章交诸常侍看，这些人全都吓得摘下帽子，除去鞋袜，下跪叩头，请求灵帝允许他们到洛阳专门审理皇帝亲自交办案件的诏狱去投案自首，并将家产献出，用以补助军费。灵帝下诏，令诸常侍全都穿戴起表示官位的衣帽鞋袜，继续担任原职。他对张钩上奏一事发怒说：“这真是个狂人！难道十常侍中本不该有一个好人！”御史顺承灵帝的心意，诬奏张钩信奉黄巾道，遂将他逮捕入狱，拷打致死。

2 庚子（疑误），南阳郡的黄巾军将领张曼成进攻并杀死太守褚贡。

3 灵帝询问太尉杨赐有关黄巾军的情况，杨赐的回答恳切直率，灵帝感到不快。夏季，四月，杨赐因未能平息黄巾叛乱而被免职。任命太仆、弘农人邓盛为太尉。过了一些时候，灵帝翻阅过去的奏章，发现了杨赐与刘陶所上的有关张角的奏章。于是，封杨赐为临晋侯，刘陶为中陵乡侯。

4 司空张济被免职。任命大司农张温为司空。

5 皇甫嵩、朱俊率军四万人，一同讨伐颍川郡的黄巾军。皇甫嵩和朱俊各率一支军队，朱俊与黄巾军将领波才交战，被击败。皇甫嵩率军进驻长社，固守县城。

6 汝南郡的黄巾军在邵陵击败太守赵谦所率的官军。广阳郡的黄巾军杀幽州刺史郭勋及太守刘卫。

7 波才率黄巾军将皇甫嵩围困在长社县城。皇甫嵩兵少，军中都感到恐慌。黄巾军的营寨所设之处荒草遍野，适逢狂风大作，皇甫嵩让士兵们全都手持成束的茅草上城。另命一批勇士，偷偷地越过包围圈，放火烧草并高声呐喊。与此同时，城上的军士也一齐点燃火把，与之呼应。皇甫嵩率军从城中擂鼓呐喊而出，直捣敌阵。黄巾军大惊，溃散奔逃。这时，恰好骑都尉、沛国人曹操率兵赶到。五月，皇甫嵩、曹

侯。

操父嵩，为中常侍曹腾养子，不能审其生出本末，或云夏侯氏子也。操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世人未之奇也，唯太尉桥玄及南阳何颀异焉。玄谓操曰：“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颀见操，欢曰：“汉家将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玄谓操曰：“君未有名，可交许子将。”子将者，训之从子劭也，好人伦，多所赏识，与从兄靖俱有高名，好共核论乡党人物，每月辄更其品题，故汝南俗有月旦评焉。尝为郡功曹，府中闻之，莫不改操饰行。曹操往造劭而问之曰：“我何如人？”劭鄙其为人，不答。操乃劫之，劭曰：“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操大喜而去。

朱俊之击黄巾也，其护军司马北地傅燮上疏曰：“臣闻天下之祸不由于外，皆兴于内。是故虞舜先除四凶，然后用十六相，明恶人不去，则善人无由进也。今张角起于赵、魏，黄巾乱于六州，此皆衅发萧墙而祸延四海者也。臣受戎任，奉辞伐罪，始到颍川，战无不克；黄巾虽盛，不足为庙堂忧也。臣之所惧，在于治水不自其源，末流弥增其广耳。陛下仁德宽容，多所不忍，故阉竖弄权，忠臣不进。诚使张角枭夷，黄巾变服，臣之所忧，甫益深耳。何者？夫邪正之人不宜共国，亦犹冰炭不可同器。彼知正人之功显而危亡之

操与朱俊会师，再次出战，大败黄巾军，斩杀数万人。灵帝封皇甫嵩为都乡侯。

曹操的父亲曹嵩，是中常侍曹腾的养子，他原来的姓氏已无法确定，据传为夏侯氏。曹操自小为人机警，有谋略，善权术，并喜欢行侠仗义，行为放荡，不经营家产事业。因此，当时人认为他并无什么过人之处。唯有太尉桥玄和南阳人何颀对他另眼相看。桥玄对他说：“天下即将大乱，不是掌握时代命运的杰出人才，不能拯救。能够平息这场大乱的人，恐怕就是你吧。”何颀看到曹操后叹息说：“汉朝就要灭亡，能够重新安定天下的，一定是此人。”桥玄向曹操建议说：“你在世上尚无名气，可以与许子将结交。”许子将就是许训的侄子许劭。许劭善于待人接物，能够辨别人的品行和能力，与他的堂兄许靖都有很高的名望。两人喜欢一起评论本地的知名人士，并根据这些人士的所作所为，逐月更改评语和排列顺序。为此，汝南人称之为“月旦评”。许劭曾经担任过郡府中管理人事的功曹，府中官员听说了他的名望，无不改变、修饰自己的操行，以求得到一个较好的评语，曹操前去拜访许劭，询问他对自己的评价，说：“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许劭鄙视曹操的为人，故闭口不答。曹操于是加以威胁，许劭才说：“你在天下太平时可以成为一个能臣，在天下大乱时则会成为一个奸雄。”曹操听后，大喜而去。

朱俊进攻黄巾军时，他的护军司马、北地人傅燮上书说：“我听说，天下的灾祸不是来源于外部，而全是起因于内部。正因如此，虞舜先除去四凶，然后才任用十六位贤能之士辅佐自己治理天下。这说明，恶人不除，善人就不可能取得权力。如今张角在赵、魏之地起兵，黄巾军在六州作乱，这场大乱的根源是在宫廷之内，蔓延到四海。我受陛下的委任，奉命率军讨伐叛乱。从颍川开始，一直是战无不胜。黄巾军势力虽大，并不足以使陛下担忧。我所恐惧的是，如果治理洪水不从源头治起，下游势必泛滥得更加严重。陛下仁爱宽容，对许多不对的事情不忍处理，因此宦官们控制了朝政大权，忠臣不能得到重用。即使真将张角砍头处死，平息了黄巾叛乱，我的忧虑会更深。为什么呢？这是因为，邪恶小人与正人君子不能在朝廷共存，如同寒冰与炽炭不能放入一个容器

兆见,皆将巧辞饰说,共长虚伪。夫孝子疑于屡至,市虎成于三夫,若不详察真伪,忠臣将复有杜邮之戮矣!陛下宜思虞舜四罪之举,速行才佞之诛,则善人思进,奸凶自息。”赵忠见其疏而恶之。燮击黄巾,功多当封,忠谮诉之;帝识燮言,得不加罪,竟亦不封。

8 张曼成屯宛下百余日;六月,南阳太守秦颉击曼成,斩之。

9 交趾土多珍货,前后刺史多无清行,财计盈给,辄求迁代,故吏民怨叛,执刺史及合浦太守来达,自称柱天将军。三府选京令东郡贾琮为交趾刺史。琮到部,讯其反状,咸言“赋敛过重,百姓莫不空单。京师遥远,告冤无所,民不聊生,故聚为盗贼。”琮即移书告示,各使安其资业,招抚荒散,蠲复徭役,诛斩渠帅为大害者,简选良吏试守诸县,岁间荡定,百姓以安。巷路为之歌曰:“贾父来晚,使我先反;今见清平,吏不敢饭!”

10 皇甫嵩、朱俊乘胜进讨汝南、陈国黄巾,追波才于阳翟,击彭脱于西华,并破之,余贼降散,三郡悉平。嵩乃上言其状,以功归俊,于是进封俊西乡侯,迁镇贼中郎将。诏嵩讨东郡,俊讨南阳。

北中郎将卢植连战破张角,斩获万余人,角等走保广宗。植筑围塹堑,造作云梯,垂当拔之。帝遣小

一样。那些邪恶之辈明白,正直之士的成功,预示着他们行将灭亡,因此必然要花言巧语,共同弄虚作假。传播假消息的人多了,即使是曾参那样的孝子也难免遭受怀疑;市中明明没有老虎,但只要有三个人说有,人们就会相信。假如陛下不能详细辨察真伪,那么忠臣就会再次像秦国名将白起那样含冤而死了!陛下应该深思虞舜对四凶的处理,尽速诛杀那些善进谗言的佞臣,这样,善人就会愿意为朝廷尽力,叛乱自会平息。”赵忠看到这份奏章,感到厌恶。傅燮征讨黄巾军立下很多战功,应得到封爵的赏赐,赵忠便向灵帝讲傅燮的坏话。灵帝记得傅燮奏章所言,没有对傅燮加罪,但到底也没有封他。

8 黄巾将领张曼成驻军宛城城下一百多天。六月,南阳太守秦颉进攻黄巾军,斩杀张曼成。

9 交趾地区盛产珍珠等宝物,先后担任刺史的官员多无清廉行为,算计财物搜刮够了,便要求调任,因此下层官吏及百姓因愤恨而起来反抗,俘虏刺史及合浦太守来达,其首领自称为“柱天将军”。三府选用京县县令、东郡人贾琮任交趾刺史。贾琮到任后,调查叛乱的原因,人们都说:“官府征收的赋税太重,百姓无不被搜刮一空。京城洛阳过于遥远,无处诉冤。民不聊生,只好聚在一起做盗贼。”贾琮便发布文告,让百姓各自安居生产,招抚流亡在外的饥民返乡,免除徭役,将有害大的盗贼首领斩杀,选派清廉干练的官吏担任属下各县的代理县长。一年之间,叛乱全被平定,百姓得以安居。大街小巷的人们歌颂贾琮:“贾父来得晚,使我先造反;如今见清平,吏不敢派饭!”

10 皇甫嵩、朱俊乘胜进攻在汝南郡和陈国的黄巾军,在阳翟追击黄巾将领波才,在西华攻打黄巾军另一将领彭脱,都取得了胜利。黄巾军的剩余部众或者投降,或者逃散,三郡的叛乱被全部平定。皇甫嵩上书报告作战情况,将功劳归于朱俊。于是朝廷进封朱俊为西乡侯,提升为镇贼中郎将。灵帝下诏,命令皇甫嵩讨伐东郡的黄巾军,朱俊讨伐南阳的黄巾军。

北中郎将卢植率军连续战败张角,斩杀和俘虏黄巾军一万余人,张角等退保广宗县城。卢植率军将广宗城包围,修筑长墙,挖掘壕沟,制造攻城用的

黄门左丰视军，或劝植以赂送丰，植不肯。丰还，言于帝曰：“广宗贼易破耳，卢中郎固垒息军，以待天诛。”帝怒，槛车徵植，减死一等；遣东中郎将陇西董卓代之。

不替用十常侍，成此自己！

11 巴郡张脩以妖术为人疗病，其法略与张角同，令病家出五斗米，号“五斗米师”。秋，七月，脩聚众反，寇郡县；时人谓之“米贼”。

12 八月，皇甫嵩与黄巾战于苍亭，获其帅卜巳。董卓攻张角无功，抵罪。乙巳，诏嵩讨角。

13 九月，安平王续坐不道，诛，国除。

初，续为黄巾所虏，国人赎之得还，朝廷议复其国。议郎李燮曰：“续守藩不称，捐辱圣朝，不宜复国。”朝廷不从。燮坐谤毁宗室，输作左校；未岁，王坐诛，乃复拜议郎。京师为之语曰：“父不肯立帝，子不肯立王。”

14 冬，十月，皇甫嵩与张角弟梁战于广宗，梁众精勇，嵩不能克；明日，乃闭营休士以观其变，知贼意稍懈，乃潜夜勒兵，鸡鸣，驰赴其陈，战至哺时，大破之，斩梁，获首三万级，赴河死者五万许人。角先已病死，剖棺戮尸，传首京师。十一月，嵩复攻角弟宝于下曲阳，斩之，斩获十余万人。即拜嵩为左车骑将军，领冀州牧，封槐里侯。嵩能温恤士卒，每军行顿止，须营幔修立，然后就舍，军士皆食，尔乃尝饭，故所向有功。

云梯，马上就要攻下广宗城。恰在此时，灵帝派小黄门左丰到卢植军中视察。有人劝卢植贿赂左丰，卢植不肯。左丰回到洛阳，对灵帝说：“据守广宗的贼寇很容易攻破，然而卢植只是让军队躲在营垒里休息，等待上天诛杀张角。”灵帝大怒，派人用囚车将卢植押解回洛阳，判处比死罪轻一等的处分。派东中郎将、陇西人董卓代替卢植任职。

11 巴郡人张脩用法术为人治病，所用方法大致与张角相同。他治病时，让病家出五斗米，因此号为“五斗米师”。秋季，七月，张脩聚众起来造反，攻打郡、县，当时人称他们为“米贼”。

12 八月，皇甫嵩与黄巾军在苍亭大战，俘虏黄巾军将领卜巳。董卓进攻张角，未能取胜，受到处分。乙巳(初三)，灵帝下诏，命皇甫嵩率军征讨张角。

13 九月，安平王刘续被指控为大逆不道，处死，封国撤销。

当初，刘续被黄巾军所俘，安平国人将他赎回。朝廷进行讨论，打算恢复他的封国。议郎李燮提出：“刘续身为一个藩王，不仅没有尽到职责，损害了朝廷的声誉，不该让他恢复封国。”朝廷没有听从李燮的意见。李燮被指控为诽谤宗室，送到左校去服苦役。不到一年，安平王刘续因罪被处死，李燮才被释放，重新任议郎。京城洛阳人将此事与其父李固不肯立质帝、桓帝事联系在一起，称颂说：“父不肯立帝，子不肯立王。”

14 冬季，十月，皇甫嵩与张角的弟弟张梁交战于广宗，张梁率领的黄巾军骁勇善战，皇甫嵩未能取胜。第二天，皇甫嵩关闭营门，让士兵休息，以观察敌军的变化。看到黄巾军情绪逐渐松懈，便趁夜部署军队，清晨鸡鸣之时，疾驰冲向敌阵。交战至傍晚时，黄巾军大败，张梁被斩首，黄巾军三万多人被杀，约五万人被逼落河中淹死。张角在此之前已经病故，他的棺材被剖开，乱刀碎尸，头颅被送到洛阳。十一月，皇甫嵩又在下曲阳进攻张角的弟弟张宝，张宝被斩杀，黄巾军被杀、被俘共十余万人。灵帝闻讯大喜，立即任命皇甫嵩为左车骑将军，兼冀州牧，并封为槐里侯。皇甫嵩能够体恤士兵，每次行军休息时，总是等到营帐全部修好，他才去休息，士兵全都吃上饭，他才去吃。所以能够所向无敌，建立功勋。

15 北地先零羌及枹罕、河关群盗反，共立湟中义从胡北宫伯玉、李文侯为将军，杀护羌校尉泠徵。金城人边章、韩遂素著名西州，群盗诱而劫之，使专任军政，杀金城太守陈懿，攻烧州郡。

初，武威太守倚恃权贵，恣行贪暴，凉州从事武都苏正和案致其罪。刺史梁鹄惧，欲杀正和以免其负，访于汉阳长史敦煌盖勋。勋素与正和有仇，或劝勋因此报之，勋曰：“谋事杀良，非忠也；乘人之危，非仁也。”乃谏鹄曰：“夫继食鹰隼，欲其鸷也。鸷而亨之，将何用哉！”鹄乃止。正和诣勋求谢，勋不见，曰：“吾为梁使君谋，不为苏正和也。”怨之如初。

后刺史左昌盗军谷数万，勋谏之。昌怒，使勋与从事辛曾、孔常别屯阿阳以拒贼，欲因军事罪之；而勋数有战功。及北宫伯玉之攻金城也，勋劝昌救之，昌不从。陈懿既死，边章等进围昌于冀，昌召勋等自救，辛曾等疑不肯赴，勋怒曰：“昔庄贾后期，穰苴奋剑。今之从事岂重于古之监军乎！”曾等惧而从之。勋至冀，诘让章等以背叛之罪；皆曰：“左使君若早从君言，以兵临我，庶可自改；今罪已重，不得降也。”乃解围去。

叛羌围校尉夏育于畜官，勋与州郡合兵救育，至狐槃，为羌所败。勋余从不及百人，身被三创，坚坐不动，指木表曰：“尸我于此！”句就种羌滇吾以兵捍众曰：“盖长史贤人，汝曹杀之者为负天。”勋仰骂曰：

15 北地郡羌族的先零部落及枹罕、河关两地的盗贼起来反抗，共同拥立湟中的义勇首领胡人北宫伯玉和李文侯为将军，杀死护羌校尉泠征。金城人边章、韩遂在西州素有盛名，起事者将其诱骗来，武力胁迫他们主持军政事务，杀死金城太守陈懿，攻打焚烧州郡官府。

起初，武威郡的太守依仗权贵的势力，为所欲为，贪污残暴。凉州从事、武都人苏正和调查并举发了他的罪行。凉州刺史梁鹄感到害怕，想杀死苏正和，以免牵连自己，于是去征求汉阳郡长史、敦煌人盖勋的意见。盖勋一向与苏正和有仇，有人劝盖勋乘此机会进行报复，盖勋说：“借刺史向我征求意见的机会谋害人才，是不忠；乘人之危，是不仁。”他劝阻梁鹄说：“人们豢养猎鹰，是要用它捕捉猎物，如因猎鹰捕捉了猎物而将它煮杀，那么养它还有什么用呢？”梁鹄便打消了杀苏正和的念头。苏正和听说此事后，前去拜访盖勋，向他致谢。盖勋避而不见，说：“我是为梁使君着想，并不是为了苏正和。”他对苏正和的仇恨丝毫未减，一如当初。

后来，刺史左昌偷盗军粮数万石，盖勋进行劝阻，左昌大怒，遂让盖勋与从事辛曾、孔常率军另驻阿阳抵抗盗贼，想借口盖勋作战不力而加罪于他。然而盖勋屡立战功，左昌无计可施。及至北宫伯玉攻打金城，盖勋劝左昌发兵援救，左昌没有听从他的意见。陈懿死后，边章等进军，在冀县包围左昌。左昌召盖勋等去救援，辛曾等人迟疑，不肯出兵。盖勋大怒说：“从前庄贾身为监军而延误军期，被司马穰苴处死，今天的从事难道比古时的监军还要尊贵吗？”辛曾等感到害怕，便听从他的主张，出兵援救。盖勋到达冀县后，用背叛的罪名斥责边章等人，边章等人都说：“假如左刺史早些听从您的意见，出兵对付我们，或许我们还能改过自新。如今罪过已重，不能归降了。”于是，撤除对冀县的包围离去。

叛乱的羌族人将护羌校尉夏育围困在官府畜牧场。盖勋与州、郡联合出兵去救夏育。援军行进到狐槃，被羌族人打败。盖勋手下所剩不足一百人，身上三处负伤，但仍稳坐不动。他指着路边的木牌说：“就将我的尸体放在这里。”句就部落的羌人首领滇吾手执武器不许众人杀死盖勋，并说：“盖长史是一

“死反虏！汝何知，促来杀我！”众相视而惊。滇吾下马与勋，勋不肯上，遂为羌所执。羌服其义勇，不敢加害，送还汉阳。后刺史杨雍表勋领汉阳太守。

16 张曼成余党更以赵弘为帅，众复盛，至十余万，据宛城。朱俊与荆州刺史徐璆等合兵围之，自六月至八月不拔；有司奏徵俊。司空张温上疏曰：“昔秦用白起，燕任乐毅，皆旷年历载，乃能克敌。俊讨颍川已有功效，引师南指，方略已设；临军易将，兵家所忌，宜假日月，责其成功。”帝乃止。俊击弘，斩之。

贼帅韩忠复据宛拒俊，俊鸣鼓攻其西南，贼悉众赴之；俊自将精卒掩其东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惶惧乞降；诸将皆欲听之，俊曰：“兵固有形同而势异者。昔秦、项之际，民无定主，故赏附以劝来耳。今海内一统，唯黄巾造逆。纳降无以劝善，讨之足以惩恶。今若受之，更开逆意，贼利则进战，钝则乞降，纵敌长寇，非良计也！”因急攻，连战不克。俊登土山望之，顾谓司马张超曰：“吾知之矣。贼今外围坚固，内营逼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战也。万人一心，犹不可当，况十万乎！不如撤围，并兵入城，忠见围解，势必自出，自出则意散，破之道也。”既而解围，忠果出战，俊因击，大破之，斩首万余级。

南阳太守秦颉杀忠，余众复奉

位贤人，你们如果将他杀死，就会得罪上天。”盖勋仰天大骂道：“该死的反叛羌人，你知道什么，赶快来杀我！”羌人都大吃一惊，面面相觑。滇吾下马让盖勋骑，盖勋不肯上马，于是被羌人俘虏。羌人钦佩他的仁义与勇敢，不敢加害，便将他送回汉阳。后来，凉州刺史的杨雍上表保举盖勋兼任汉阳太守。

16 黄巾将领张曼成被杀后，所余部众又拥立赵弘为统帅，人数再度扩大，达到十余万，攻占了宛城。朱俊与荆州刺史徐璆等率军联合将宛城包围起来。从六月攻至八月，一直未能攻克。有关部门要求将朱俊调回。司空张温上书说：“从前秦国任用白起，燕国任用乐毅，都是经过长年艰苦奋战，才能战胜敌人。在征讨颍川黄巾时便已建立战功，挥师南下，已经确定作战计划；在战争之中更换统帅，是兵家的禁忌。应该再给一些时间，让他取得成功。”灵帝这才作罢。不久，朱俊发动进攻，将赵弘斩杀。

黄巾将领韩忠再次占据宛城抗拒朱俊。朱俊让士兵们敲着军鼓进攻宛城西南角，黄巾军全都赶赴该处抵御。朱俊却亲率精兵袭击宛城的东北角，登上城墙而入。韩忠退守小城，惊慌失措，要求投降。诸将都愿意接受，但朱俊说：“在军事上，本有形式相同而实质不同的情况，从前秦末项羽争霸的时候，人民没有确定的君主，因此要奖赏归附者，以鼓励人们前来归顺。如今天下统一，只有黄巾军起来造反，如果接受了他们的投降，就无法鼓励那些守法的百姓；而严厉镇压，就能惩罚罪犯。现在如果接受他们的投降，就会进一步助长叛军的势头，他们在有利时起兵进攻，不利时则请求投降。这是放纵敌人的作法，不是上策。”朱俊连续发起猛攻，未能攻克。他登上土山，观察黄巾军的情况，回头对司马张超说：“我知道原因了。现在叛军被严密围住，内部形势危急，他们求降不成，突围又无路可走，因而死战。万人一心，已是势不可挡，更何况十万人一心呢！不如撤除包围圈，集中兵力攻城。韩忠见到包围解除了，势必自己出来求生，自己出城定会各寻生路，斗志全消。这是破敌的最好办法。”于是朱俊解除包围，韩忠果然出战，朱俊乘势攻击，大破黄巾军，杀死一万余人。

南阳太守秦颉杀死韩忠，剩下的黄巾军又推举

孙夏为帅,还屯宛。俊急攻之,司马孙坚率众先登;癸巳,拔宛城。孙夏走,俊追至西鄂精山,复破之,斩万余级。于是黄巾破散,其余州郡所诛,一郡数千人。

17 十二月,己巳,赦天下,改元。

18 豫州刺史太原王允破黄巾,得张让宾客书,与黄巾交通上之。上责怒让;让叩头陈谢,竟亦不能罪也。让由是以事中允,遂传下狱,会赦,还为刺史;旬日间,复以他罪被捕。杨赐不欲使更楚辱,遣客谢之曰:“君以张让之事,故一月再徵,凶愿难量,幸为深计!”诸从事好气决者,共流涕奉药而进之。允厉声曰:“吾为人臣,获罪于君,当伏大辟以谢天下,岂有乳药求死乎!”投杯而起,出就槛车。既至,大将军进与杨赐、袁隗共上疏请之,得减死论。

二年(乙丑,185)

1 春,正月,大疫。

2 二月,己酉,南宫云台灾。庚戌,乐城门灾。

中常侍张让、赵忠说帝敛天下田,晦十钱,以修宫室,铸铜人。乐安太守陆康上疏谏曰:“昔鲁宣税晦而螽灾自生,哀公增赋而孔子非之,岂有聚夺民物以营无用之铜人,捐舍圣戒,自蹈亡王之法哉!”内幸潘康援引亡国以譬圣明,大不敬,槛车徵诣廷尉。侍御史刘岱表陈解释,得免归田里。康,续之孙也。

孙夏为统帅,再次占领宛城。朱俊发起猛攻,司马孙坚率领部下首先登上城墙。癸巳(二十二日),攻下宛城。孙夏逃走,朱俊追至西鄂县的精山,再次击溃黄巾军,斩杀一万余人。黄巾军溃不成军。其他州、郡诛杀的黄巾余众,每郡数千人。

17 十二月,己巳(二十九日),大赦天下,改年号为中平元年。

18 豫州刺史太原人王允打败黄巾军,从收缴物品中查出宦官首领张让门下的宾客与黄巾军往来联系的书信,便将这些信件上报朝廷。灵帝知道后大发雷霆,斥责张让。张让叩头请罪,灵帝竟也不再追究。于是张让寻机诬告王允,遂将王允逮捕入狱。恰巧赶上大赦,王允得以恢复原职。可是在十天之内又以别的罪名被捕。杨赐不愿让王允再遭受拷打的痛苦和羞辱,派人对王允说:“因为你揭发了张让,所以会一月之内两次被捕。张让凶恶无比,阴险难测,希望你好好考虑一下,是否还要再受折磨。”王允属下那些年轻气盛的从事们,泪流满面,一同将毒药进奉给王允。王允厉声说道:“我身为一个臣子,得罪了君王,理应由司法机构正式处死,以公告天下,怎么能服毒自杀呢!”于是摔掉酒杯,奋然起身,出门登上囚车。他被押解到廷尉以后,大将军何进与杨赐、袁隗一起上书营救,王允才得以免死,被判处减死一等之罪。

二年(乙丑,公元185年)

1 春季,正月,瘟疫到处流行。

2 二月,己酉(初十),洛阳南宫的云台发生火灾。庚戌(十一日),皇宫的乐城门又发生火灾。

中常侍张让、赵忠劝说灵帝对全国的耕地加收田税,每亩十钱,用以修建宫殿,铸造铜人。乐安郡太守陆康上书劝阻,说:“从前春秋时,鲁宣公按亩征收田税,因而蝗虫的幼虫大量孵出,造成灾害;鲁哀公想要增加百姓的赋税,孔子认为这种作法不对。怎么能强行搜刮人民的财物去修造无用的铜人?又怎么能将圣人的告诫弃之脑后,自己去效仿亡国君主的作法呢?”宦官们攻击陆康援引亡国的例子,来比喻圣明的皇帝,是犯了亵渎皇帝的“大不敬”的罪过。遂用囚车将陆康押送到廷尉监狱。侍御史刘岱上书为他辩解,陆康才未被处死,放逐还乡。陆康是

陆续的孙子。

又诏发州郡材木文石，部送京师。黄门常侍辄令遣呵不中者，因强折贱买，仅得本贾十分之一，因复货之，宦官复不为即受，材木遂至腐积，官室连年不成。刺史、太守复增私调，百姓呼嗟。又令西园骑分道督趣，恐动州郡，多受贿赂。刺史、二千石及茂才、孝廉迁除，皆责助军、修官钱，大郡至二二千万，余各有差。当之官者，皆先至西园谐价，然后得去；其守清者乞不之官，皆迫遣之。时钜鹿太守河内司马直新除，以有清名，减责三百万。直被诏，怅然曰：“为民父母而反割剥百姓以称时求，吾不忍也。”辞疾；不听。行至孟津，上书极陈当世之失，即吞药自杀。书奏，帝为暂绝修官钱。

3 以朱俊为右车骑将军。

4 自张角之乱，所在盗贼并起，博陵张牛角、常山褚飞燕及黄龙、左校、于氏根、张白骑、刘石、左髭文八、平汉大计、司隶缘城、雷公、浮云、白雀、杨凤、于毒、五鹿、李大目、白绕、眭固、苦蜡之徒，不可胜数，大者二二万，小者六七千人。

张牛角、褚飞燕合军攻廩陶，牛角中流矢，且死，令其众奉飞燕为帅，改姓张。飞燕名燕，轻勇赅捷，故军中号曰“飞燕”。山谷寇贼多附之，部众寝广，殆至百万，号黑山贼，河北诸郡县并被其害，朝廷不能讨。燕乃遣使至京师，奏书乞降；遂

灵帝又下诏让各州、郡向朝廷进献木材及纹理美观的石料，分批送往京城洛阳。宦官们在验收时，百般挑剔，对认为不合格的，强迫州、郡官贱卖，价格仅为原价的十分之一。各州、郡不能完成定额，于是重新购买木材，而宦官们仍是百般挑剔，不肯立即接收，致使运来的木材都堆积在一起朽坏了，宫殿则连年未能修成。各地的刺史、太守更乘机私自增加百姓赋税，从中贪污，人民怨叹哀鸣。灵帝又命令西园的皇家卫士分别到各州、郡去督促，这些人恐吓惊扰州郡官府，收受大量贿赂。刺史、二千石官员以及茂才、孝廉在升迁和赴任时，都要交纳“助军”和“修官”钱。大郡的太守，通常要交二二千万钱，其余的依官职等级不同而有差别。凡是新委任的官员，都要先去西园议定应交纳的钱数，然后方能赴任。有些清廉之士，请求辞职不去的，也都被逼迫上任、交钱。当时，河内人司马直刚刚被任命为钜鹿太守，因他平素有清廉之称，故将他应交的数额减少三百万。司马直接到诏书后，怅然长叹，说：“身为百姓的父母官，却要剥削百姓去迎合当前这种弊政，我于心不忍。”遂借口有病而辞职，但是未获批准。在赴任途中，他走到孟津，上书极为详细直率地陈述了当时的各种弊政，然后服毒自杀。他的奏章呈上后，灵帝受到震动，暂时停止征收修官钱。

3 任命朱俊为右车骑将军。

4 自从张角举事之后，各地盗贼纷纷起事。有博陵人张牛角、常山人褚飞燕以及黄龙、左校、于氏根、张白骑、刘石、左髭文八、平汉大计、司隶缘城、雷公、浮云、白雀、杨凤、于毒、五鹿、李大目、白绕、眭固、苦蜡等，简直举不胜举。这些队伍大的有二二万人，小的有六七千人。

张牛角和褚飞燕联合进攻廩陶，张牛角被流箭射中，临死之前，命令他的部下尊奉褚飞燕为统帅，同时让褚飞燕改姓张。褚飞燕原名为褚燕，因他身轻如燕，又骁勇善战，故此军中都称他为“飞燕”。张燕接管了张牛角的队伍之后，山区的叛匪纷纷归附到他麾下，部众渐多，达到近百万人，号称“黑山贼”。黄河以北的各郡、县都受到侵扰，朝廷却无力

拜燕平难中郎将，使领河北诸山谷事，岁得举孝廉、计吏。

5 司徒袁隗免。三月，以廷尉崔烈为司徒。烈，寔之从兄也。

是时，三公往往因常侍、阿保入钱西园而得之，段颎、张温等虽有功勤名誉，然皆先输货财，乃登公位。烈因傅母入钱五百万，故得为司徒。及拜日，天子临轩，百僚毕会，帝顾谓亲幸者曰：“悔不少靳，可至千万！”程夫人于傍应曰：“崔公，冀州名士，岂肯买官！赖我得是，反不知姝邪！”烈由是声誉顿衰。

6 北宫伯玉等寇三辅，诏左车骑将军皇甫嵩镇长安以讨之。

时凉州兵乱不止，征发天下役赋无已，崔烈以为宜弃凉州。诏会公卿百官议之，议郎傅燮厉言曰：“斩司徒，天下乃安！”尚书奏燮廷辱大臣。帝以问燮，对曰：“樊噲以冒顿悖逆，愤激思奋，未失人臣之节，季布犹曰‘噲可斩也’。今凉州天下要冲，国家藩卫。高祖初兴，使郾商别定陇右；世宗拓境，列置四郡，议者以为断匈奴右臂。今牧御失和，使一州叛逆；烈为宰相，不念为国思所以弭之之策，乃欲割弃一方万里之土，臣窃惑之！若使左衽之虏得居此地，士劲甲坚，因以为乱，此天下之至虑，社稷之深忧也。若烈不知，是极蔽也；知而故言，是不忠也。”帝善而从之。

7 夏，四月，庚戌，大雨雹。

派兵围剿。于是，张燕派使者到京城洛阳，上书朝廷请求归降。灵帝于是任命张燕为平难中郎将，使他管理黄河以北山区的行政及治安事务，每年可以向朝廷推荐孝廉，并派遣计吏到洛阳去汇报。

5 司徒袁隗被免职。三月，任命廷尉崔烈为司徒。崔烈是崔寔的堂兄。

当时，官员往往通过宦官或者灵帝幼时的乳母，向西园进献财物后，才能出任三公。段颎、张温等人虽然立有军功或是很有声望，但也都是先进献钱物，然后才能登上三公之位。崔烈通过灵帝的乳母进献五百万钱，因此当上司徒。到正式任命那天，灵帝亲自出席，百官都来参加。灵帝对左右的亲信说：“真后悔没有稍吝惜一些，否则可以要到一千万。”乳母程夫人在旁边接着说：“崔烈是冀州的名士，怎么肯用钱来买官！多亏了我，他才肯出这么多，您反而不满意吗！”因此，崔烈的声望顿时大为下跌。

6 北宫伯玉等进攻三辅地区，灵帝下诏，命左车骑将军皇甫嵩镇守长安，指挥大军进行讨伐。

当时，凉州地区不断有人起兵造反，官府为了筹措进行征讨的军费，不断加征赋税。司徒崔烈认为应该放弃凉州。灵帝下诏让公卿百官商议这件事，议郎傅燮正颜厉色地说道：“斩了司徒，天下才能安定！”尚书弹劾傅燮在宫殿上公开侮辱大臣有罪。灵帝命傅燮陈述理由，傅燮回答说：“以前樊噲因为匈奴冒顿单于冒犯中国，出于忠义激愤，要求出兵征讨，并没有失去人臣礼节，而季布还说：‘樊噲应该处死。’如今凉州是天下的交通要道，并负有守护国家西边门户的重任。高祖刚刚平定天下时，就让郾商去占领陇右；武帝开拓疆土，设立了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当时舆论认为这是切断了匈奴的右臂。现在，地方官员治理失当，致使全州起来造反，崔烈身为宰相，不为国家考虑如何平定叛乱的策略，反而要舍弃这块广袤万里的国土，我感到困惑不解！如果胡人得以居住此地，兵强马壮，铠甲坚实，据以作乱，这就是天下最大的忧虑，甚至会危及政权的稳固。假如崔烈不懂这一点，说明他极端愚蠢；如果他懂得而故意提此建议，则是不忠。”灵帝同意并听从了傅燮的意见。

7 夏季，四月，庚戌(十二日)，天降大雹。